

此山中

鄧達智

走進澳門 Cam 剛剛開張的百老匯大街之食街，鴻哥——米芝蓮星級餐廳以潮州瀨水鵝馳名的「阿鴻小食」老闆，跑出來跟我打招呼。

雖然港澳兩地如此接近，但始終有一段距離。鴻哥放下香港非常繁忙的業務，過大海來百老匯坐鎮一段時間不容易，成功人士皆須如此，力不到不為財由此可見。

澳門百老匯大街

「度小月」是台南起家，馳名全台灣而走向全世界的民間小吃店，擔仔麵雖小，名氣卻非常大。來到第四代，坐鎮的台南洪大姐、台北洪大哥也為了澳門首家分店到此監察一段時間。

以上幾個朋友，只是百老匯食街眾多馳名地道民間小店的其中兩個故事，每間店子都有幾段溫馨歷史，這是街坊鄰里老店特色，一份非物質本錢。

取名食街、美食坊，匯聚不同餐廳的模式不少，充斥大中華區，可惜不少濫竽充數，毫無特色，假以時日結果一條：淪落！

銀河百老匯大街自構思開始，便鎖定包括港澳等的大中華區、東南亞民間美食為主調。重點並非租賃得益，而是不收租。在負責的工作人員方面，各店子只需派出經理人員，主導廚師監控。付出以上條件，才可邀請各地真正地道食府首肯參與。受歡迎程度？開張那天自下午五時營業，到晚上十一時已有超過一萬人光顧，家家食店存貨全賣光，果然吃出真本色！



■「阿鴻小食」始創人兼大廚—阿鴻。

雙城記

何冀平

打開手機，有時會嫌「微信」有些煩，大量對方認為好的文、圖和日常生活傳來，要點讀，再篩選，佔去太多時間，只有大部分忽略，一旦發現好圖文，則十分雀躍。以下是有眼光、有品味的朋友發來的好文章。

保守 創新

著名藝術評論家傅謹先生的文章，講了多人想說，又說不到點子上的，一個困擾多年的問題。文中寫道：「在我們的戲劇界，實際上是整個藝術界，藝術家們總是不斷地、隨心所欲地創新，令人眼花繚亂，它像極了我們身邊不斷出現的那種拆了真廟蓋假廟的鬧劇……我們一直在被告知「藝術貴在創新」，我們的藝術家就一群狗熊衝進玉米地……」傅先生用了一句俗語「狗熊掰棒子」，解意是隨隨撈撈，永遠沒有收穫。他寫道：「太多在創新幌子下的胡言亂語……而一些人將創新視為一種絕對價值的藝術觀念，毫無原則地鼓勵」，我們時常會聽到對一個作品這樣的說法：「雖然還比較粗糙，不夠成熟，但是具有創新意識，有新意，值得鼓勵。」

傅謹又舉例說：「蓋叫天的二公子張二鵬先生和乃父一樣，也是一位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。他常說，創新多容易啊，愈是身上沒玩藝兒的人愈能創

隨想

興國

書用來做什麼？

日劇《古書堂事件手帖》第三集，講一個外形和逃犯相像的男子，進入古書堂去賣一本書，書的後頁還貼有一張監獄的字條，證明是可供犯人看的個人藏書。未幾，賣書男子的妻子，也來到古書堂，說那本書很有紀念意義，要取回。故事就在這樣的懸疑裡展開，最後才知道，原來丈夫即將完全失明，看不到的書對他而言一點用處也沒有，所以將家裡的書全部賣掉。當舊書店來取書時，妻子看到他們相識時的那本書，便取回，但丈夫發覺，就親自將書帶到古書堂去賣。

丈夫因為即將完全失明，隱瞞妻子。真相大白後，以後他雖然不能看書，但書還是有用的，因為妻子表示可以每天為他朗讀。

書用來做什麼？

所以，書不單止是用來看的，還可以用來閱讀。一邊閱一邊讀，可以讀給心愛的人聽，也可以讀給自己聽，就像我們讀小學和中學時一樣，大聲朗讀是為了增強記憶。現在我看唐詩宋詞時，還都在口中吟唸有詞哩。

其實，那對到古書堂去賣書和取回書的夫妻，如果不是深愛著對方，丈夫於第二天看到家裡還有一本書未被妻子賣出時，他可以發脾氣，把書丟向妻子；而妻子可以在被書丟中後撿起書，任由丈夫責罵，一邊聽，一邊用力一頁頁地撕開。

所以，書可以用來擲人，可以用來撕破出氣的。究竟怎麼做才合乎心理狀態，就要視乎實際情況或者編劇的創意了。書用來出氣的方法，在實際環境中出現過的一種，是我多年前聽倪匡說的，說黃霑有一天對當時的太太說該晚一定會早歸，結果他半夜兩三點才回家，解釋說當時是一天的最早時刻，不是早歸又算什麼？黃夫人說，那你進浴室看看。進了浴室，那些珍藏的古書，全都泡在浴缸的水裡。

書還可以用來做什麼？當然可以像那丈夫一樣，用來賣掉。或者像我從大家搬小家時那般，用來捐獻。或者是如剛入大學的學生一樣，捧著厚厚的幾本，用來炫耀。

益母膏的未來

我們這裡的農村，有很多治病的土方。這些土方，有些屬中醫的範疇，有些則純粹是神乎其神的東西，一般人弄不懂。

讀初中、高中時，我的鼻子總是無緣無故流血。去省級醫院看過一次，沒見好轉。此後的日子，沒碰着沒傷着的，還是經常莫名其妙地流血。每次流血前都沒什麼徵兆，而一旦流血又很難止住。中考前幾天，在一節體育課上，鼻子突然流血不止。班主任帶我到最近的衛生室治療，用棉球蘸止血藥塞住鼻孔才止住。流血比較多，他直接給我父母打了個電話，讓我回家休息幾天。

那時，為了治療鼻子流血，也嘗試了一些民間偏方。二叔不知從哪裡聽說鄰鎮一個村莊有人能治療鼻子出血，就帶我去了。那人看上去不太像醫生，給我看病時就在他家裡，沒穿隔離衣，也沒用什麼儀器。簡單問了問情況，他就給我開了幾服藥。

說是藥，其實也不像藥，就是一些亂糟糟的草狀東西，還有幾個藕節。將幾把雜草樣的東西放進小砂鍋裡，倒進半砂鍋水，再用小火熬煮。也不知是什麼原因，清水在小鍋裡煮沸不久，顏色就變了樣，黑乎乎的，有些黏稠。

冷卻後，把這樣的藥湯盛入碗中，捏着鼻子大口大口嚥下去，非常難喝。若不捏鼻子直接喝，聞到藥湯的氣味，會更難以下嚥。即使捏着鼻子，喝了幾次心裡也怵了，寧願鼻子流血不止也不想再喝。我吃過藕，知道藕可以炒着吃，還可以煮着吃、燒着吃，熬藥的藕節本是藕的一部分，實在想不到，熬出的汁液會苦澀得讓人受不了。

那時不懂醫，對那堆亂糟糟的東西很不以為然，感覺開藥的那人根本不是醫生，就是一個徹頭徹尾裝模作樣的騙子。理想有很多，怎麼也沒有，我會學醫。更沒想到，我會和那個人的職業扯上關係。

由於鼻子老是出血，母親還給我喝過一種看上去黏糊糊的黑色膏狀物。那種東西從哪裡弄來的，我不知道。母親偶爾會用筷子從瓶子里挑出一些，兌溫水喝。我以為這又是種什麼難喝的藥，但真喝時反倒不覺得苦澀。聽說這種膏狀物叫「益母膏」，味道不重，喝的時候可以加入少量紅糖，甜滋滋的。不管益母膏是不是藥，也不管它能不能治療鼻子出血，有紅糖水誘惑在裡面，我還是樂意喝的。只是，益母膏好像並不是易得的東西，母親平常也捨不得喝。

或許是有緣吧，那麼多專業可選，我最終卻學了醫，還選擇了中西醫結合專業。從去醫學院學習，到從所學專業畢業，我壓根沒意識到，有朝一日，我也會變成一個給人抓亂糟糟草狀東西的人。抓那種草狀東西的人，居然不是騙子，而是正兒八經的醫生。那種亂糟糟的草狀物，居然真就是一種藥，中草藥。

學《中醫基礎理論》時，教授給我們講的第一堂課，就是告訴我們中醫和西醫的區別在哪裡。教授說，中醫和西醫，各有各的優缺點。他調侃道：「西醫大夫取笑中醫大夫『頭痛治腳，腳痛治頭』，中醫大夫則反譏西醫大夫『頭痛治頭，腳痛治腳』。這都不太客觀。」他告訴我們，對急危重症病人來說，西醫比中醫好；對慢性病、疑難病來講，中醫則優於西醫。另外，中醫藥的副作用，比西醫藥小得多，甚至沒有副作用。

益母膏是個好東西，在我們這兒的農村，時常還能見到。這兒的益母膏，都是周圍村裡認識中草藥的人家，根據配方到附近山上一樣樣採集，然後自己熬煮出來的，價格比家養蜜蜂釀製的蜂蜜還貴。而熬製益母膏的草藥到底有哪些，哪些藥在哪些山頭能採到？哪種藥該如何辨識？知道

的人就只有那麼一兩個，還秘而不傳。因為不知道配方，配製得是否合理，也就難以知曉了。

大家都堅信益母膏是集百草精華熬製而成的，有很好的補血活血等功效。這一點，我也深信不疑。可它究竟是哪些草藥熬製出來的呢？查閱過一些醫學類書籍，也找到過一些看似精準的配方，但具體到劑量和種類，幾乎又各不相同，我至今都不敢確定。

看到過一個消息。雲南白藥在美國，曾因列出的中草藥品種不全、劑量不明而一再被「拒絕」。這則消息的準確與否毋須深究，但這裡面確實涉及到一個中醫藥保護的問題。中醫藥的發展面對一個既要發揚又得「保護」的難題。

參加工作一年半後，我去醫院的門診部待了幾個月，門診部主任是一位在當地很有威信的鄉村醫生。從他那裡，我見到過一本很薄很薄的冊子，非常陳舊。冊子的紙張破舊褐黃，邊角磨損嚴重。看上去，那些薄脆易破的紙張，就像夾在木板中壓平擠乾的梨樹葉子，似乎一折即斷。書本不是鉛字印刷的，應是木板或石板印刷，很像用細毛筆書寫的。我對那本書感興趣，是因為他治療鼻炎很有一套。

門診部主任學歷不高，也沒在鄉鎮及以上級別的醫院工作過。但卻不時有人來找他治療鼻炎。周圍村莊的，本縣其他鄉鎮的，還有外市外省的。在小村莊行醫，慕名而來的人卻那麼多，其治療方法一定有獨到之處。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，發現他治療鼻炎的方法，是我從未在理論學習、實習、工作和進修過程中遇到過的。



■益母膏的未來令人擔憂。 網上圖片

演藝蝶影

小蝶

瀕危的語言

香港與澳門只是一水之隔，我們到澳門只操廣府話便可。澳門前身為葡萄牙殖民地，所以當地懂葡語的人不少。我一直以為當地的葡萄牙人是操葡語的，直至近年才知道原來他們有些所說的並非純正葡語，而是「澳門土生土語」(Crioulo, 下簡稱土語)。我禁不住上網查清楚，方才了解到土語是一種古老葡萄牙語的混合語。說它是混合語，是因為它混合了多種不同的語言，包括：西班牙語、卡納拉語、馬拉語、粵語、英語、荷蘭語、意大利語等。土生土語複雜的語言詞彙和語法之下，蘊藏着葡萄牙人數百年來在多個國家走過的足跡，大約在十九世紀中期已經在澳門為當地土生的葡人所用。

不過，由於澳門提倡學習官方葡語，英語成了國際的主要語言，以及廣府話為佔市內主要人口的中國人所用，加上土生土語主要在有限的环境下才為人所利用，如多用作與人或鄰里交談，所以土生土語慢慢被視為不正確的簡語，被社會輕視。還有，土生土語仍被保留在婦女的生活之中使用，據說是因為女性大部分時間

翠袖乾坤

文潔華

小女孩對自己的第一位男友監管甚嚴，旁人都看不過眼。她要他在上班時都得隨時報到，下班後更要隨時隨到；不准在自己面前用手機翻查信息，要全他選了背包，後來知道他媽媽買了來送給他，氣得冒出煙來，三個星期對他不理不睬。她的男友其實是百分百「筍盤」，非常開朗樂觀，轉頭便把不愉快忘記得一乾二淨，但每天跟她見面都只見到一副冷面。說她不愛他嗎？非也，她其實十分緊張，不過總常把自己心中理想的男友跟她眼前的愛人來個照面，介意那一段距離。

古今談

范舉

佳偶怨偶

另一對剛好相反。女方是個可人兒，性情單純，是個虔誠基督徒，同時是個專業律師。她愛上了思想複雜的師兄。這個人脾氣古怪，沉默寡言但僻愛哲理，嫌女友太過誠實簡單，又不同意婚前性愛。終於結婚了，新娘跟詩班一起在婚台上載歌載舞，新郎在台下神情冷漠，像要劃清界線。多奇異的組合！婚後到兒子出生，那男的依舊不苟言笑，對妻子女兒若無睹。對可愛的兒子哩，則偶然露出笑臉，旁人都奇怪妻子怎麼忍受得起？

兩洋鐵路改線遭爭搶

新換代升級，既減少投資，又能把巴西西部農業省份的大豆和農產品運到秘魯，再向亞洲國家出口，當然還有巴西的鐵礦和牛肉。這樣，鐵路的走線就不再由巴西的北部地區橫貫兩洋，而是由巴西最南部的港口城市，面向大西洋的桑托斯港至太平洋沿岸的秘魯伊洛港口，全長三千七百公里，其中新建鐵路約佔百分之三十的工程量，剩餘部分為升級和重建。建成後，運力達到每年一千萬噸，而運費則是公路運費的一半。這樣，鐵路建造的成本大大降低了，也避開了環保人士的反對。鐵路的路線圖好像一個英文的S形狀，會由桑托斯港向西，到達大坎普，沿着巴西西部與玻利維亞接壤，接近盛產大豆的省份北上，然後向西轉一個彎，到達秘魯最南端的港口伊洛港。

這兩段鐵路的起點馬托格羅索州是巴西最重要的大豆產區，通過鐵路連接的朗多尼亞州靠近秘魯。巴西農牧業聯合會介紹，兩洋鐵路完成後，巴西農產品出口將從南部聖保羅港出發，將原來的經大西洋，改道為通過太平洋，抵達中印等糧食消費大國。在中方規劃中，其中最重要的兩段分別是連接馬托格羅索州的薩佩爾市(Sapezal)和朗多尼亞州的波多韋柳市(Porto Velho)的EF-354鐵路，以及連接馬托格羅索州的西諾普市(Sinop)和巴拉州的伊泰圖巴市(Itaituba)的EF-170鐵路。改造的成本約合十四億美元。

不過，這種S形狀的走向，引起了玻利維亞的焦慮。因為鐵路沒有經過玻利維亞，玻利維亞提出申訴。如果鐵路通過玻利維亞，就是一條直線，將節省更多的成本，兩洋鐵路「走廊」玻利維亞部分造價為七十億美元而已，卻對玻利維亞的經濟有很大的幫助。但巴西許多礦山都在西部的內陸地區，線路建在巴西將方便中國進口礦石，因此有此方戰略上的考量。拉丁美洲國家出現了爭奪兩洋鐵路經過自己國家的熱潮，說明中國高鐵大受歡迎。

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中國的外貿額約佔全球貿易總量的百分之三十。日益躍升的中國經濟同拉美國家之間的貿易聯繫也愈來愈緊密。近十年來，巴西、哥倫比亞、智利和秘魯等國對華出口增長了十倍，中國已成為許多拉美國家產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。巴西的鐵礦、秘魯的銅礦，及至周邊國家如阿根廷的大豆等，都大量出口到中國。